

G文化视角

# 西域异宝的考古探索

## ——评《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

□ 缪丹

2017年12月,《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非洲和地中海研究系合作的研究成果,付梓过程历时八年。在此过程中,书名从最初的《从西方到东方:丝绸之路上的考古艺术品研究》到《自西徂东:丝绸之路考古艺术品研究》,最后确定为《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几经思考,多番商榷。仅从书名的确定来看,不难得知研究者对此书内容的思考,以及想透露给读者的信息。



波马金杯



青铜武士像

“异宝”常与“奇珍”相连,《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奇珍异宝”:“谓罕见的珍贵宝物”,并举清周亮工《书影》为例:“自经变故以来,凡天府奇珍异宝,流散人间,泯泯无闻者,何可胜数。”由此可见,“异宝”即不常见之物,与“平淡无奇”无缘。

“异宝”一词最早见于古籍,则为《吕氏春秋》,内专设“异宝篇”。此后“异宝”常与“方物”“奇珍”相连,意指罕见、珍贵之物。丝绸之路的畅通,打通了中原与域外交流的渠道,物质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贩者,外蕃率待以

### 何谓“异宝”?

命使臣之礼,故其国俗、土产、人物、奇怪之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异宝,流布中外为不少矣”(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因域外之物多与华夏风情不同,兼具奇异、怪诞之色,所以古人常以“异宝”一词形容之,如“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宋书》)、“其国(夜郎)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旧唐书》)、“拂菻,……王官有三裴门,皆饰异宝”(《新唐书》)。唐人玄奘、辨机求佛西行,宋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元人周致中游历真腊,不同于华夏的衣食住行让他们大为

### 西域:重要的交流平台

所知的玄奘西行,在返回中国后,于公元646年将他在西域的见闻记录下来,将西域展现在中国人眼前,在西域史上更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汉文文献之外,在中亚,众多政治实体自公元前即已十分活跃,如铁器时代伊朗语文献中提及的萨迦人(Saka,即汉文文献中所称的塞人),晚期有着不同种族起源的匈奴和乌孙,甚至是种族不甚明了的月氏等,他们或不见于汉文文献,或汉文史料仅记录了只言片语。他们之间,已展开了频繁的交流,玉石、盐、琥珀、熏香等都是实际贸易的物品。因而,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玉石之路”“盐之路”“琥珀之路”“熏香之路”或已形成。公

### 《异宝西来》的缘起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中,中国考古学家罕有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的情况;近20年国际交流增多,国际考古合作发展才逐渐见到中国考古学家的身影。平心而论,到现在为止,在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在中国以西的国家进行考古工作的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考古学家对中国的许多考古发掘

品也缺乏了解。当然,丝绸之路中国段发现的部分器物,曾一度引起学界热议,也曾出现在众多中西展览图录的介绍与研究之中。但此前前的研究中,风格与图像学阐释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这些器物上,在中亚、丝绸之路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纯粹的视觉与图像研究在器物特征描述上已竭尽所能,但即使没有疏漏,也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考古学信

息,因而“并不总是能对发现的器物作出合理且有效的解释”。关于这一点,随着研究与阐释的深入,已经在诸多场合,以不同方式,被不同学派提及并强调。

正是基于此,来自北京大学的

中国学者和来自那不勒斯大学的意大利学者,经过2007—2010年的酝酿,在2011年提议,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有明显“外来”渊源的器物开展研究,旨在为其“提供一套文

元后,与中国有着密切往来,并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贵霜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族群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公元1世纪末,由印度—斯基泰人和希腊人组成的贵霜帝国崛起,有效地控制了塔克拉玛干盆地以西绿洲、印度河谷、中亚以及海西等地的商贸道路。到公元3世纪左右,撒马尔罕地区为萨珊王朝所控制。其中,作为重要的政治实体之一,主要分布在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善谷地的粟特人,从撒马尔罕出发,向西到达东伊朗,向东来到中国,他们以“从东伊朗到东突厥世界中最精明的商人”的形象,活跃在中世纪的丝绸之路,频频见于汉文文献和非汉文文献。一部

后,历史地理学还关涉着知识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普及读物也好,付费课程也好,贩卖的对象往往是知识。知识的累积与展示没有尽头,然而比知识更重要的,是道理。人类根据头脑中的观念设计出一个世界,识别并理解这种设计,是超越具体知识的思维力。中国古代有所谓“五服”,把天下表现为同心的方形结构。核心是帝都,每五百里向外扩展一服,离帝都越近,就越文明,反之则越荒蛮(《五服,事实想象》)。五服这个词,出自《尚书·禹贡》。这种结构的国家,从未在历史上存在过。这不是古人对具体知识的总结,而是他们对世界秩序的设计:中心至高无上,要服、荒服层层拱卫。这种向心的秩序结构,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人类的认识左右着事实,在地面上有更为直观的体现。亚洲版的世界地图,亚洲在中间;欧洲版的世界地图,欧洲在中间;联合国的地图,则以北极圈为基准视角(《地图不是中性的》)。看似纯粹客观的地图,背后自有一番考虑,这就是地理学的“理”。总之,人类不但殚精竭虑地认识着世界,还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建构世界。这些建构深入日常行事,我们习焉不察,却被规训如仪。跳出成见与习惯,思索事情所以如此的原

因,就超出了知识的累积,迈出了思考的第一步。

随便在街上走走,便能感受到城市中弥漫着教育的焦虑。学乐器学芭蕾舞学马术学外语,孩子们像不堪重负的树,枝上挂满各种技艺。然而只有树干强健,技艺才有所附丽。健全的人格与心智,思维的能力与深度,需要通过不断地行走与阅读来磨炼。

大地似亘古不易,又恒常如新。几千年以来人类投掷心血与生命,锻造出这复杂又丰富的世界。这本读不完的大地之书,每天都在我们脚下展开。亲爱的孩子,愿你也成为大地的读者,走过万千山川市镇,叫出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来历。



《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  
葛巍 齐东方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语林校证》中“崔嵬埋宝珠”的故事,其源头即为“海贾”临终前赠珠。(《续资治通鉴》“请自今远方以奇兽异宝来者,依驿递”一语,更是说明异宝来自远方的观念,在当时人的脑海中已深深扎根。时人深信,前往域外,可得“各色奇货异宝”,水精、琉璃、猫睛、珊瑚、祖母绿、金刚石等在其列。

分粟特人甚至寓居中国,并在商业以外的政治领域谋求官职。

14世纪马可·波罗对沟通东西方商路的记述,开启了西方对贸易通道的记录历史。1860年,因修建水渠,在和田境内的约特干遗址发现了陶器、金器和玉器,引起了中国地方政权的注意,并派出人员展开活动,但其主要目的是为淘金。不久后的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而19世纪末,撒马尔罕地区为萨珊王朝所控制。其中,作为重要的政治实体之一,主要分布在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善谷地的粟特人,从撒马尔罕出发,向西到达东伊朗,向东来到中国,他们以“从东伊朗到东突厥世界中最精明的商人”的形象,活跃在中世纪的丝绸之路,频频见于汉文文献和非汉文文献。一部

献及出土背景的诠释框架”。在成书过程中,中意两国学者尝试整合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为《异宝西来》提出了一个与考古背景更加相关的阐释层次,也即更多从器物出土的背景出发开展研究。《异宝西来》编者十分谦虚地在结语中说:“很难说我们作出的努力是否达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但通读此书,毋庸置疑,这是在风格学和图像学传统之外,为发现的器物找到一个有效且合理解释的一次有益尝试。

(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给孩子们的历史地理》  
唐晓峰 著 中信出版社

因,就超出了知识的累积,迈出了思考的第一步。

随便在街上走走,便能感受到城市中弥漫着教育的焦虑。学乐器学芭蕾舞学马术学外语,孩子们像不堪重负的树,枝上挂满各种技艺。然而只有树干强健,技艺才有所附丽。健全的人格与心智,思维的能力与深度,需要通过不断地行走与阅读来磨炼。

大地似亘古不易,又恒常如新。几千年以来人类投掷心血与生命,锻造出这复杂又丰富的世界。这本读不完的大地之书,每天都在我们脚下展开。亲爱的孩子,愿你也成为大地的读者,走过万千山川市镇,叫出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来历。

G读书者说

2018年4月14日晚,我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听闻中央关于海南新部署后激动的一幕,着实受感动。我随即与之通话,沟通心路历程。三天后,他托人送来新出版的专著《我的海南梦:痴心热土三十载》。在自序中,他写道:“本书试图将对某些事情的回忆与以往发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严格说来,既不属于回忆录,也不是文章汇编,但却是我亲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真情实感。”确实,展现在我面前的这本天蓝色的书,是一位“策划天涯”的研究者亲历海南特区建设30年的内心写照。这本25万字的书,承载了作者奉献海南30年的庄重纪念和热忱献礼,令我感慨良多。

看作者:“对海南的情与爱”

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我认为,这一部署,不仅将开启海南省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撬动”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局。以1990年我第一次登岛调研并“建议洋浦可建自由港”为始点,作为近30年海南发展的关心者和此后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作为迟福林教授的老朋友,我深知这件事情来之有多么不易,也深知这件事情对海南、对国家,乃至对亚洲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这当中,无疑有他的心血和热切期盼。

30年前,正是邓小平关于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战略构想激励年轻的福林同志投身海南。“1988—1991年,我担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和30多位同志不分昼夜,加班加点,为大特区的发展出谋划策。可以说,那是一个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有七位同志已经离世。”“从30多岁到60多岁,我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留给了海南。对海南的情与爱,将伴随我一生。”

如今,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海南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推进改革开放,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30年来,回看海南走向大开放的实践相关的阐释层次,也即更多从器物出土的背景出发开展研究。《异宝西来》编者十分谦虚地在结语中说:“很难说我们作出的努力是否达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但通读此书,毋庸置疑,这是在风格学和图像学传统之外,为发现的器物找到一个有效且合理解释的一次有益尝试。

(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看作品:“对海南改革开放事业的追求与探索”

《我的海南梦》是送给所有关心、关注海南未来发展者的一本重要的参考读物,作为“1987年12月由北京到海南”的干部,福林同志经历了海南建省30年的全部历程。尤其是,“从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至今,我和同事们从未忘记‘立足海南’这个办院宗旨,也从未放弃对海南改革开放事业的追求与探索。”看此书:从历史中走来,又与时俱进。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篇《走向大开放:30年的痴心探索》;中篇《改革要走在全国前列:30年的痴心建言》;下篇《做好“了不起”这篇大文章:30年的痴心追求》。我清晰看到了他和海南一起,在开放、改革、发展方面的执着探索。

开放——本书作者参与并见证了海南探索“大开放”的历程,举其大者:一是探索研究海南特别关税区;二是探索研究琼台经济合作;三是探索研究洋浦开发模式;四是探索研究海南国际旅游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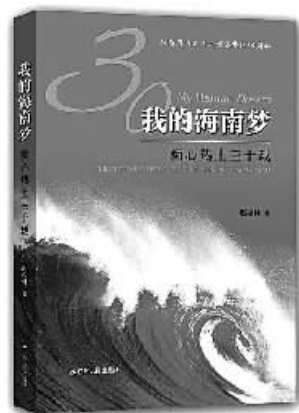
改革——在海南放开价格、搞活市场方面,作者忆述了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海南“四个率先”,即:“率先全面推进价格改革”“率先探索建立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率先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新体制”四个方面的改革探索。时至今日,这些改革仍然有现实意义。

发展——本书提出海南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经济全

奉献

读  
我的海南梦

常修  
痴心热土三十



《我的海南梦:痴心热土三十载》  
迟福林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球化大趋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海南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努力把海南“打造扩大开放先行区(其中关键之举在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创新试验区”“泛海南经济合作先导区”“绿色发展引领区”等。

读后使人感悟到: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是海南取得重大成就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在发展的新阶段,以自由贸易港为目标加快推进海南的开放改革进程,应该成为海南“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的务实举措。

看未来,海南诸多新课题有待继续探索

“久久不见久未见,久久见过还不见。”笔者作为一名经济研究者,从1990年夏天第一次踏上海南调研并与本书作者相知起,也深深地被特区实践所吸引,并从此与海南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以致把海南作为自己的科研基地之一。从多年观察和研究中笔者了解到,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直言之,也有一些历史的缺憾,某些方面并不理想。直至今日,客观地说,海南发展潜力远未释放出来,改革的空间、开放的空间、发展的空间都还很大。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挑起中央赋予海南“三区一中心”(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重任,还有大量的新课题需要研究。“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现在需要的是运用战略思维性思维来研究未来发展之“常”(规律),探索海南如何“应之以治”——包括准备“逐步探索、稳步推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科学内涵、全岛自由贸易区与未来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梯度要旨、“三区一中心”诸目标的内在逻辑协同关系和实施方略,等等。从大历史大时代观之,海南的未来“大有可期”,盼望再用30年左右的时间,把海南建设成为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美丽宝岛。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 从历史角度认识脚下这片大地

□ 田天

地理学,似乎是一门只关涉自然的学问。而历史地理学,看起来只关涉历史上的地理。这难免让人发问:历史上的地理,与今天的我们何干?与孩子何干?《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作者唐晓峰教授讲得明白,是为了“帮助读者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我们脚下这片大地,以及祖先与大地的关系”。

城市乡野,自非天成。我们名之为“自然”的环境,处处是人类活动的痕迹。人生活在自然中,塑造环境,也被环境塑造。地理学所关涉的内容,远超出山川湖海。说到底,地理学是我们的学问。而历史地理学,则有更进一步的追问。两千年前的泰山,何异于今天的泰山?五百年前的北京,如何成为今天的北京?如果稍稍关心我们身处之地,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问题就会浮上心头。

当城市化进程蔓延如蓝藻,人与地的关系实在疏离已极。城市的样态日趋相似,格子间里的工作千篇一律。生活在其中,难免生出漂浮之感。在大而无当的亮晶晶的巨型购物中心里行走,不知寒暑,也不知身在何处。然而,即便数十年来大刀阔斧的建设模糊了城市的面目,一地与另外一地也总有不同。

除了空间之轴,历史地理学还关

心时间之轴。在今天北京景山万春亭背面的地上,嵌着一个“北京中轴线”的圆形标志,不太起眼,容易被游客忽略。这条中轴线,可谓明清北京城空间设计的灵魂。从钟鼓楼向南,直到永定门,老北京城以此轴,东西展开。位于城市正中央的,是宫城。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又在紫禁城正中央,独尊一服,离帝都越近,就越文明,反之则越荒蛮(《五服,事实想象》)。五服这个词,出自《尚书·禹贡》。这种结构的国家,从未在历史上存在过。这不是古人对具体知识的总结,而是他们对世界秩序的设计:中心至高无上,要服、荒服层层拱卫。这种向心的秩序结构,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人类的认识左右着事实,在地面上有更为直观的体现。亚洲版的世界地图,亚洲在中间;欧洲版的世界地图,欧洲在中间;联合国的地图,则以北极圈为基准视角(《地图不是中性的》)。看似纯粹客观的地图,背后自有一番考虑,这就是地理学的“理”。总之,人类不但殚精竭虑地认识着世界,还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建构世界。这些建构深入日常行事,我们习焉不察,却被规训如仪。跳出成见与习惯,思索事情所以如此的原